

傅增湘●撰

藏園羣書題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傅增湘撰

藏園羣書題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藏園羣書題記

傅增湘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屋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東方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插頁9 印張 37.75 字數 850,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ISBN 7-5325-0207-4

Z·8 定價：19.80元

此集為都玄敬所校勘徐直夫所校拜時為弘治
 丙辰歲即此集第一刻本也然其書缺字觀全函
 書四十年訖未一見此元氏刻本即從弘治本出字
 體樣厚板式古雅與汲古閣他刻殊不類余意
 其格式必仿弘治本也汲古閣所刊別集多在藏
 刻中單行者惟元之牧潛集明之清江碧嶂集
 及此集而已然此三集者以傳世無多故購求之價
 易余生平喜收汲古閣書大率諸備圖至伯原二
 集吳已得之獨流螺集求之積年幸見一帙半
 為人研先嘗引為憾今老年乃復獲此亦可謂有
 古緣矣此本卷二後有吳門鄭壽椿錄寫一行並
 卷前有虞山元晉訂一行為序元諸集所未有知子
 晉於是集特為著慎故鄭重將事字畫精謹如
 是也近時有巾箱本乃先猶已且金武祥刊於廣州
 編入金粟叢書內附有補遺凡得佚文七百餘字
 據為舊鈔今後訪得汲古本只校三付梓前有豐
 去奔則錄自常州志者也甲申元日傅增湘書於
 藏園金駒軒

周易正義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中書侍郎國子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易繫辭下第八

正義曰此篇章數諸儒不同劉瓛爲十二章

以對上繫十二章也周氏莊氏並爲九章今從九章爲說也第一起八卦成列至非曰義第二起古者包犧至蓋取諸史第三起易者象也至德之威第四起困于石至勿恒凶第五起乾坤其易之門至失得之報第六起易之興至巽以行權第七起易之爲書至思過半矣第八起二與四至謂易之道第九起夫乾天下至其辭屈八卦成列至非曰義 正義曰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者言八卦各成列位萬物之象在其八卦之中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謂因此八卦之象而更重之萬物之爻在其所重之中矣然象亦有爻爻亦有象所以象獨在卦爻獨在重者卦則爻少而象多重則爻多而象少故在卦舉象在重論爻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者則上繫第二章云

宋紹興十五至二十年間臨安府刊本

周易正義書影

洪範政鑑序

昔者雅書既陳伯高所以明天道垂勸懲而
闡武所以酌神猷蓋推本以辨機祥惟華而
謹命令是爲大法式叙彙倫朕續紹

虞靈述遵

諱訓每置圖而審正必稽古以求端問或佐
嘉之來懼省不類青異之見微畏厥鋒宸宮
餘明汎覽史籍洪範之說繆然可尋而伏鄭
所編雅聞全錄款向作傳散布羣篇後則京

夏諸儒衍繹證兆簡牘廣記顯末弗齊不有
彙分何從質信亦嘗取日官之奏合書林之
藏參治通臣覆究叢例守歷者有拘牽之費
抱擊者有傳致之譏執術不通即事罕據以
令研靈洞見指歸遂采五均六計前廿察候
最稽應者次爲十二卷名曰洪範政鑑若語
非典要過涉怪譎則略而不載若占有差別
互存考驗則析而詳言咸撫遺聞証容曲說
舊記皇極之類有日星字樣且底緯上列渾

渾渾渾渾

(二)

宋淳熙十三年內府寫本洪範政鑑書影

(一)

曰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
女子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此
所稅少林曰當爲理優勿復害良善也因解衣
於地忽然不見明音遂長遂服其事乃遂得勞涪
又東望雍縣雍山東南阪壘中夾溪甘謂之
中牟水亦曰水甘水南流還胡城東俗名也蓋襄
也公遂爲明謂祿年宮也孝公又謂之急蒙泉

山猶曰此國滅之矣
 水又東溫泉水之俗乃
 山泉沸涌如湯杜預曰可浴吾亮世
 間疾愈出溺則無驗其水下谷候流此注十二
 里入涪水又東逕聚縣故城唐書郢城也后穆
 之曰邑失印詩所謂有郢冢室也城東北有臺原
 岡城西百步有樓祠鄧之廢亭也王少林之
 郡縣也路逕此亭亭長曰亭內殺入
 山孫何冠散件遂宿夜中聞女守櫛

宋紹興間浙工刻本水經注

(此爲第十八卷第二葉，爲明以後諸本所缺)

宋紹興四年溫州州學刊本大唐六典注書影

大唐六典門下省卷第八

御撰

集賢院學士孫少卿書

敕定

門下省

侍中二人

黃門侍郎二人

給事中四人

錄事主事各四人

令史十一人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字子玄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遣而游

安仁趙諫議宅
刊行一様子

南宋蜀中安仁趙諫議宅刊本南華真經注書影

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以五帝殊
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明其有損益
也然自黃帝已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
樂之備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已周頌昊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大廟之樂歌
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夏良耜藉田社稷
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已
後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
之歡者良金石之聲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
治亂之所起而各異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

馬如掌造郊祀歌詩十九章五郊五奏之文
作安世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
為四品一曰大享樂典郊廟上陵之樂為樂者
易所謂先王以節樂崇德薦薦上帝宗廟樂者
虞夏所謂張鼓以諒相考求格詩六肅雅和鳴
先相是也二曰節須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社
稷祭有詩所謂張鼓以諒相考求格詩六肅雅
施於金石越郊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
見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奏述及武廟登歌
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無非辭不見
述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
制方尚古訓雅歌詩乃胡建言宗廟郊祀
曲舞神鼎肅雅鼓瑟代諸詩雅總領之

脩頓首再拜啓急脚至得七月十九
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
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
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
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
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
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
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
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
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
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
加之輕侮購募之辱至於執戮將吏
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爲
貴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

送蘇龍圖知州

應外事

題冠以追新居

星月枕竿歌

次韻堯明如皋道中五首

別子仲

再用前韻寄發公

東萊先生集目錄終

歷元己未校書後重增刊

東萊先生外集卷第三

江西詩派

宿石頭多寶寺

四山環其外一峯屹當中支徑轉屈曲穿窬路飛鴻
僧居翠峯巔古法相迴昏鍾羅香火餘烏巢空
梅開何處花吹香到廉櫬回望雲山城木杪殘陽紅
愁心易生感清耳唯松風對酒放浩歌漂零見冰窮

章村歸路馬上口占

水聲西下竹園環薄酒無功不耐寒白塔勿違雲外
出青山常在西馬頭看

(宋代補版葉)

宋慶元五年黃汝嘉刊江西詩派本東萊先生外集書影

(原版葉)

舊序

江安傅先生掛冠以後，定居北平，閉戶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勝，取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顏之曰「藏園」。聚書數萬卷，多宋、元祕本，及名鈔精槧。聞人有異書，必從之假讀。求之未得，得之未讀，皇皇然如飢渴之於飲食，蓋其好學天性然也。暇時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讐，丹黃不去手，矻矻窮日夜不休。凡所校都一萬數千餘卷，皆已定，可繕寫。每讀一書，輒爲題跋一首，叙板本之同異，辨字句之譌謬，燭照數計，既精且博。至於撰人仕履，著書旨意，必詳人所不能詳，其常見者則略焉。凡所爲又數百首，目之曰《藏園群書題記》，既鏤板行世矣。歲丁丑、戊寅間，龍蛇起陸，蜚鴻滿野，獨北平恬然，如在異國。先生顧不樂，日惟隱几讀書，因檢點近歲所爲題跋，得百有六首，集爲續集，將付諸手民，以書命嘉錫曰：「子爲我序之。」嘉錫固辭不獲，遂爲之序曰：

書本之異同，難言之矣。古人之書，皆出手寫，凡文字點畫相似，聲音相近，則易訛誤；竹簡縑素，斷爛殘闕，則多奪落。荀悅所謂「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是以劉向校書，必合中外之本，以相比較，定著爲若干篇，而康成注《禮》，則有故書、今書之殊；注《論語》則有從魯、從古之異。然則向所校定，與太史公所見，故已不同，康成之《論語》，亦非復《張侯論》之舊矣。兩漢經學，文字不同，則家法不同，學者誦習其本，亦姑謂

某家之學若是云耳，必謂所傳即洙泗之原本，未之敢信也。一家之學，傳之者衆，又復紛然殊異，後生末學，持論巧慧者，加以穿鑿，專己守殘者，曲相傳會。趙賓受《孟氏易》，說「箕子明夷」，以爲「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亥茲也，而劉向所見今文《易》，「箕子」竟作「亥茲」。徐遵明讀鄭康成《論語序》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穿鑿傳會亦已甚矣。《北史·儒林傳》序言，江南《河洛詩》並主於毛公，而《顏氏家訓·書證篇》所引《詩》乃有江南本、河南本之不同。一家之書尚如此，推之各家，抑又可知。同出一源，理無俱是。但先師已亡，聖人不作，孰能定其是非耶？故蔡邕書《五經》立石，韓言齊言，蓋毛包周，第各隨其家法是正而已，不敢整齊各家，有所刊定也。

且古人讀書，惟經學必守家法，從其師授之本；至於他書，期於適用而已。時異用殊，則以己意增省其文，竄易其語。《蒼頡篇》李斯所造，前漢閭里書師以教學童，嫌其不言漢事，則益以「漢兼天下」。《神農本草》先秦古書，後漢名醫用之，嫌其所言川澤山谷不明，則易以當時郡國。彼亦自適其用耳，豈爲後世校讐考證家計耶！大抵凡書爲習俗所用，傳之愈廣，則其增竄也益甚。是以陸慈《切韻》，增加字者至數十本，而李翰《蒙求》，傳寫者亦互有不同。於此而欲考其某句爲原本，某字爲後增，固已難矣。又況儒生稽古，喜加箋識，學子佔畢，輒肆塗鴉，一經傳錄，便滋淆互。且古書流傳既久，繕寫者不盡通人，魯魚帝虎無論矣，而別風淮雨，遂成典故。其甚者，文義奧衍，己所不解，則妄加竄定；章句繁冗，憚於腕脫，則肆爲刪減。如昌黎生之改金根車，群牧司吏人之鈔《唐百家詩選》是矣。今所傳六朝唐人寫本，固多能存古書之真，然其譌謬處，乃至不可勝乙。宋人刻書，悉據寫本，所

據不同，則其本互異，校者不同，則所刻又異。加以手民之誤，傳寫之譌，故明刻可以正宋刻，刊本可以校寫本，未可盡以時代論也。

若夫宋刻既亡，後人展轉傳鈔，卷葉有錯互，而改其行款，則文義凌亂，字跡有模糊，而妄加填注，則疏謬百出。蓋藏書家之書往往鈔而不校，卷帙多者尤甚。故《書鈔》、《御覽》之類，舊鈔無善本，至如晏公《類要》，遂不可復讀矣。明代士風，習爲妄誕，傳刻古籍，奮筆塗改。至其末葉，書帕之本，鹵莽滅裂，又出坊本之下。故清儒謂明人刻書而書亡，必以宋刻爲貴。余以爲此特就其大較言之耳，實則宋本亦未必盡善。麻沙書坊所刻《周易》、《坤爲釜》而作「爲金」，致姚祐誤據之以發題，取笑當世。此與明刻《金石錄》以「壯月朔」爲「牡丹朔」者復何以異？且宋人妄改古書，枚數之亦不能盡。經、傳合疏於注，而孔穎達、賈公彥、邢昺之書亡，《史記》合刻三家注，而司馬貞、張守節之書亡，陳鄂改《尚書釋文》，而陸德明之書亡，陳彭年等重修《玉篇》、《廣韻》，而顏野王、陸法言之書亡，林億等校《千金方》，改其方藥分兩，而孫思邈之書亡，晏殊、董弅刪《世說新書》，而劉孝標之書亡。今此數書猶有唐寫本或北宋刻本可證也。然則宋人刻書，書未嘗不亡也。更究其極言之，則六朝以前之典籍，自六藝經傳外，幾無完書，其源皆出於唐鈔，宋刻，是則唐人寫書，書亦未嘗不亡也，安得獨以竄亂古書之罪坐之明人乎？而書本之異同惡可不講乎？夫《五經》、《三史》先儒注釋，非無譌誤，但既成一家之學，後人自不得輕改。至於宋以後板刻異同，各本具在，固宜擇善而從。若執一麻沙誤本而曲爲之說，是使徐遵明、姚祐復見於今日也。

然而儒生類多寒素，求書不易，焉能備致衆本？惟藏書家多見異書，縱不能如劉向之殺青定著，亦當舉其所見，貢諸當世。上之取舊刻名鈔，點勘纂著，作爲校記，如盧抱經之《群書拾補》；次之撮取善本之長，以正俗刻之誤，作爲解題，如陳仲魚之《經籍跋文》。如此，則存古書之面目，示後學以門徑，於南面百城庶幾無負。而諸家目錄，見不及此，但記書名，不辨流別。甚者標千字文爲號，臚列每號若干樹，每樹若干部，是何異戶口之魚鱗冊，米鹽之流水簿乎？善乎顧千里之言曰：「自宋以降，板刻衆矣，同是一書，用較異本，無弗覓若徑庭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爲何本，漫然不可別識。然則某書果爲某書與否，且或有所未確，又烏從論其精粗美惡耶！」余謂欲著某書之爲何本，不當僅言宋刊本、明刊本已也，刻書之時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則其書必不盡同。故時當記其紀元干支，地當記其州府坊肆，人當記其姓名別號。又不第此也，更當記其卷帙之分合，篇章之完闕，文字之同異，而後某書之爲某書與否，庶乎其有可考也。然而自明以前之書目，固都不記此，即明清之際，毛斧季、錢遵王之流，以收藏賞鑒名家者，所記板本之異，不過「欣然規往」、「山中一半雨」之類，用爲標幟而已。其後如黃堯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爲藏書大家，而其所作題跋，第侈陳所得宋、元本楮墨之精，裝潢之美，索價幾何，酬值幾許，費銀幾兩，錢幾緡，言之津津，若有餘味，頗類賣絹牙郎，至於此書何爲而作？板本之可資考證者安在？文字之可供讐校者謂何？則不能知也。故其所謂《堯圃藏書題識》者，僅可以考百宋一廬散出之書，於學子實無所益，豈惟遠遜晁、陳，即持較《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之雜鈔書目者，亦尚不及也。嗚呼！著錄題跋

之事，豈易言也哉！

昔者劉向奉詔校書，所作書錄，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書、外書合若干本相讐校，本書多脫誤，以某爲某，然後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書之旨意。向時未有雕板，所謂中書、外書，猶宋以後之閣本及民間刻本耳。由是言之，則目錄、校讐、板本三者，一家之學也。《別錄》既亡，惟清代《四庫全書總目》能言作者之旨意，爲劉向以後僅有之書。然殊不及板本，於校讐亦略而不詳，則猶未爲盡善。其他家書目蓋無足道者。

藏園先生之於書，如貪夫之隴百貨，奇珍異寶，竹頭木屑，細大不捐，手權輕重，目辨真贋，人不能爲豪髮欺。蓋其見之者博，故察之也詳。吾嘗侍坐於先生，聞其談板本異同，如數家珍。有以書來者，望而知爲何時、何地所刻，幾於暗中摸索能別熾妍者。至於校讐之學，尤先生專門名家。平生所校書，於舊本不輕改，亦不曲徇，務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如段若膺所謂「以鄭還鄭，以孔還孔」。其於向、歆父子雖未知何如，至於宋之劉原父、岳倦翁、清之何義門、顧千里，未能或之先也。故其所作《藏書題記》，於板本、校讐二者，自道其所得，實能開自來目錄家所未有。以先生書與《四庫提要》合而觀之，而後《隋志》所稱劉向校書「論其指歸，辨其訛謬」者，義乃大備。此豈他藏書家徒以收藏賞鑑名者所能企及者哉。

先生嘗恨學者讀書不見善本，故於所藏書，既擇其罕見者若干種付之剞劂外，尤不吝通假，近涵芬樓所影印之《叢刊》，底本多假自先生。猶以不能盡刻其書爲憾，則手寫其校記，將次第爲書，以示

學者。蓋師盧抱經《群書拾補》之意，而進而益善，且加詳焉。又以書不能盡校，則撮其要旨，存其大都，著之題記，使學者因以窺見板本、文字之異同，於讀書知所剴擇。蓋先生嘉惠後學之心如此其拳拳不已也。《題記》前後兩集，凡數百篇，四部九流，無所不備，以視陳仲魚《經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贍過之矣。

嘉錫竊不自揆，好爲流略之學，持以語人，見謂迂闊，遠於事情，先生願創相許與。今承命爲序，因取平日相與討論者，雜以臆見，以復於先生，蓋將因以受教焉。故其言之繁如此，於先生著書之意未有不當也。微先生無以發吾之狂言爾。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春三月，武陵余嘉錫序於北平興化寺寓廬。